

# 相聚又别离

徐慧芬

眼前的陈楷,面容清瘦,头戴礼帽,一套薄花呢西装虽有了年岁,但在他身上却是那般养眼。大家迎上去,有同学说,陈楷啊,过去大家叫你小开,现在老了还这么有腔调,要叫你老克勒啦!

这群老人曾是初中同班同学,当年上山下乡分散各地务农后大多失了联系。若干年后返城了,几十年后大家也都退休了。十年前当年的班长吴明组建了这个名字为“沐阳人”的同学群,他希望老了能再续当年同学情。

要找到陈楷一直是吴明的心结。他哪能忘记陈楷?那个皮肤白皙眼睛清亮比他小两岁的同桌,课堂发言会脸红,声音也是轻轻的。陈楷是家中独子,穿戴比别人好,有同学叫他小开。但他友爱同学,经常会带些糖果饼干等零食与同学分享。

那时吴明家境差,直到他入了团才从舅舅那里得到一支像样的钢笔。这支他视如珍宝的永生牌银笔却在一次野营活动中丢失了。陈楷见吴明为此失魂落魄,就用自己的零钱买了一支同样的送给了吴明。

一场运动来了。听说陈楷的爸爸有历史问题。那天傍晚吴明鼓足勇气把那支钢笔塞到陈楷手中说,我不能要你的东西!看到陈楷诧异的目光,吴明又补充了一句:你的钱也是你爸爸的!说完这句话看到陈楷快哭了,他逃一样地走了。没过多久,陈楷在班级里消失了,他们一家也不知去向了。

这次找到陈楷多亏班里一个绰号“老绵羊”的同学,大家想起那年的老绵羊和陈楷经常同进同出。

聚餐会上,老绵羊代陈楷向同学们介绍了陈楷这些年的经历。当年他们一家被遣返回原籍地,改革开放后陈楷父亲平反了,陈楷也考上了大学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下海经商到了深圳,而后娶妻生子,现在他和家人都在香港生活。这次他是一个人回来的……

听到陈楷生活得不错,再看到陈楷给大家的伴手礼是每人一听特级西湖龙井茶,吴明的心松弛了。欢乐的气氛里,本来想好应该对陈楷道歉的一番话他咽下了,席散分手时,他抱住了陈楷说道,好兄弟,这些年我时常梦到你,想起你对我的好,现在知道你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也放心了,只是你这么瘦,往后可要多注意身体呀!

“沐阳人”群里,有人每天会报到,有人偶尔发一下声,陈楷仅有的一次发声,是听到有位同学患了癌症,

大家准备捐点钱,陈楷也捐了一份,并托同学代他前去慰问。

不久后的一天早晨,大家在群里看到老绵羊发的一条信息,是陈楷写给大家的信,“亲爱的同学们,此生能和大家重逢也遂了我的愿,我感谢学友一直记得我,只是现在我要向大家告别了!请原谅我有些话没有和大家说。希望各位多保重身体要健康长寿。我们以后会在另一个世界见面,再续同学情……”

老绵羊说了实情。早在二十多年前,在香港打拼的陈楷患上了严重的肾病,需常年治疗。他不想连累妻儿,执意和妻子离婚。离婚后陈楷一人回到上海,把父亲平反后发还的一套房产卖了,得款后一半给儿子立了账户,余款在郊区买了间二手房一度假。这几年他病情越发严重,花费又大,知道治疗无望时,他决定放弃了治疗。他前妻和儿子多次要给予资助并恳求他回港治疗,他都不从。他对老绵羊说,我没为这个家庭作过贡献,但也不能拖累他们呀。

清明前夕,陈楷海葬时,一群同学送了他最后一程。望着遗像中那双温和的眼睛,大家心里说,陈楷呀,你真是个老克勒!

当时的紧张与热血,而我的许多棋谱,也都留在了天元赛,十分感谢这项赛事给予我的宝贵机会。

如今再回看四十届天元赛,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慨与感激。它见证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“天元”不仅是一个头衔的名字,更是一段燃烧过、滚烫过的岁月。

## 十日谈

我和天元赛40年  
责编:华心怡

## 走城墙

胡廷楮

与老妻一起去南京,我们想在城墙上走一走。

城墙是立体的土地,土壤成砖,成墙,三亿五千块青砖站立起来,成为城市的铠甲。

我们细细看看那些青砖。《天工开物》专章制砖一章,制一块好砖,绝非粗放的营生。六朝博物馆有记载历史的青砖藏品“晋平吴天下太平”,出土之地原是南京一家砖瓦厂。从西晋到当代,由土窑到专业工厂,一千七百年窑火不灭,令人感慨不已。

城墙砖中大多数,经历了六个世纪多的风霜雨雪,仅色泽稍有变化,淡者浅灰中显现出土黄,深者暗灰中浮出赭石,那种自然的变色好似抽象画。南京城墙砖坚硬如石,砖块亦有因战事、因风化碎裂的。毕竟是旧物,再修城墙时,便用瓦刀修得方方正正,即使半块,也可重新砌在新砖之中。

城墙砖上多见姓名。据说那是明城墙“总建筑师”朱元璋的主意,从官员到工匠,人名多至九个。便是大明皇帝验收,或奖励,或责罚的依据。制砖的人很在意在城墙青砖上留名。特别是有三种名字,属于实际制作者。那就是类似最基层组织者“小甲”,以及具体操作者“窑匠”和“造砖人夫”。读这些一般书籍未及记载的名字,读出了长江中下游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五省,多至百万的劳动者。恰似翻阅许多本厚厚的家谱,领略了亲情和乡情。

城墙博物馆内由700多块城砖组成的地下展厅,有八块砖记录了胡姓前人的姓名。有一块砖,刻着“胡廷楮”。

四五月,欢腾地下着,一条条剪开了春韭。说来说去又是春韭,都是那唐代诗人惹的。小强生鲜店里的春韭,叶如翡翠根如玉,一绺绺,像姑娘整齐茂密的长发。马兰头是碧叶青梗,乱蓬蓬的,好似团团青雾。香椿呢,褐叶绿根,叶缘刻满了锯齿形图案。一个戴眼镜的阿婆在低头检视,以指尖轻触叶缘,喃喃自语:香椿的叶片都是成双成对的,六对、七对、八对,像燕子的翅膀。店里湿漉漉的,河流与青草的气味散开来,在镜子里映出昏沉的光。小强骑电动车喻鸣而来,掷下大捆莴笋,落地闷响后飞驰而去。一只马甲袋惊飞而起,贴到电线杆上。

11点,小饭店里,阳光照亮无数尘埃,一桌春宴鸣锣开场了。青褐色的螺蛳肉、新碧的头茬韭,在热油里耳鬓厮磨,清甜的春鲜气裹着淡淡的河腥,窜入鼻中。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,桃花不在场,一条白胖的鱼横卧盘中,瞪着眼睛,像虚谷的画。砂锅里翻滚着腌笃鲜,火腿、鲜肉和竹笋在水中上上下下,吞吐奶白色的细浪,夹杂着竹林的清芬,沁入鼻腔。另一种不知名的海鱼,细细长长,银光闪烁,身上撒了葱姜料酒,一旁的油锅“滋滋啦啦”响着。笋壳横七竖八扔了一地,小崇明蹲在地上剥笋,唱:“桃花扭头红,杨柳条儿青,不唱前朝评古事,唱只唱,金陵宝塔一层又一层……”多年不闻的老调,在这小饭店里重逢,桃红柳绿,说不出的欢喜。

推窗,见柳树的叶子在爆芽,空气里嘤嘤嗡嗡的,一股莫名的燥热此起彼伏,晃出耀眼的白光。贴梗海棠开得热情似火,紫罗兰也毫不示弱,红的紫的,焰火似的。新出生的小狗围着天井奔跑,脚下拖出一根长长的毛线。几天,水池边就长了一圈青苔。静静地,有风吹过,有鸟飞来,想起梭罗写道:“一只麻雀飞来停留在肩上,我觉得佩戴任何肩章,都比不上这一时刻的光荣。”这句话,像一道晨光,擦去了生活里所有的暗沉,让心倏然一亮。呵呵,春天这个老朋友,年复一年如期而来,守候在路口,与我们相守相知。

新茶,漂浮在案头,青碧可人。我的春茶是开化龙顶,根根直立,似雨后新竹刺破水面。午后,热气飘浮,口干舌燥,将茶一气饮尽,身体里清流潺潺。栗香驻留舌尖,余味回荡在心里。吃过五味杂陈的春菜,看过无数绚烂的春花,才知道茶是多么与众不同的叶子,像一个清瘦的哲人。茶性至寒,从舌尖一直苦到心里;而茶烟袅袅,有文气长存的意思。至五六泡,味渐渐淡去,杯中叶底绽开,朵朵肥嫩,小崇明嘴里仍在唱:“桃花扭头红,杨柳条儿青……”杯中的碧叶,既是桃花与杨柳,亦如盛年的小生和花旦。浙江盛产龙顶,也生长着越剧。这种柔软的江南戏,是讲儿女情长的,春草芊芊,诗情摇曳。看过《西厢记》《白蛇传》,便想人间所谓柳绿花红,不过是顷刻间的闪电,好像一个人的青春,姹紫嫣红、东风垂杨,转眼便是断井残垣、落红成泥。一杯好茶,也不过清明、谷雨这一段,然而戏文里的青春却是永生的。

去年我们在儿子家时和哈利相处了5个月,也是熟面孔了;可是,这次我们再见的最初几天,它却总是躲着我们。我怀疑,

它不是假装认不出我们,而是记恨我们。上次我们来时,它刚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## 三只猫

俞富章

儿子家里养了三只猫。一只叫饺子,大黑猫;一只叫哈利,背黑肚白猫;一只叫伯格,灰花猫。饺子是三只猫中的老大,猫龄超10岁了;哈利为老二,猫龄3岁;伯格为老三,猫龄才11个月。

三只猫中,饺子与我们夫妻最熟,已认识多年。这回虽然分别9个多月,因为是老相识,所以当

我们一进门,它就迈着猫步向我们走来,以一种久别重逢的友好姿态欢迎我们。

去年我们在儿子家时和哈利相处了5个月,也是熟面孔了;可是,这次我们再见的最初几天,它却总是躲着我们。我怀疑,

它不是假装认不出我们,而是记恨我们。上次我们来时,它刚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至于伯格,它才来没几个月,与我们还未见过一个呢,照理,陌生归陌生,也无须躲着的。可是它却与老二哈利一起不见我们。我怀疑这是哈利在老三面前说了我们坏话。

一天,两天,三天,一到白天,老二老三就不见踪影了。只有老大,天天

来不久,常常惹事:不是打翻花盆,就是乱抓窗帘沙发,有一次,竟然跳到厨房灶台上,把一盘菜拨弄得乱七八糟。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当然会得到严厉处罚。



夜光杯



锋棱骨瘦四蹄轻 (中国画) 拜杰

在我们的面前走来走去,甚至时不时走到我们身边黏糊一番,表达亲热。

既然老二老三不想见我们,我们也乐得清静,随它们去,爱躲就躲哪吧。

当时的紧张与热血,而我的许多棋谱,也都留在了天元赛,十分感谢这项赛事给予我的宝贵机会。

如今再回看四十届天元赛,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慨与感激。它见证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“天元”不仅是一个头衔的名字,更是一段燃烧过、滚烫过的岁月。

如今再回看四十届天元赛,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慨与感激。它见证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“天元”不仅是一个头衔的名字,更是一段燃烧过、滚烫过的岁月。

如今再回看四十届天元赛,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慨与感激。它见证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“天元”不仅是一个头衔的名字,更是一段燃烧过、滚烫过的岁月。

如今再回看四十届天元赛,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慨与感激。它见证了我的青春,对我来说,“天元”不仅是一个头衔的名字,更是一段燃烧过、滚烫过的岁月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